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得獎無數，曾設計上海世博新加坡館，近為新加坡植物園策劃籌備擴充案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禧帖街與恭錫街

· 陳家毅

新加坡復修老會館區，安寧老舊的恭錫街保留妥善；香港灣仔「禧帖街」則已面目全非。

在

經濟飛漲的上個世紀，新加坡和香港這對海港城市為推動商業的發展，自六、七十年代開始皆快速地現代化，市區內高樓大廈爭相建蓋取代舊樓宇。靠海從商的新、港土地少，人口漸多，啟動了填土工程來擴加島嶼的邊緣地帶，為沿海的商業區尺寸加碼。

香港島中環區，從中環街市旁的德輔道中、干諾道中，至現今機鐵中環站、IFC二期商場周遭，整片都是新生地；自六十年代始，中環區的海岸線便一直往北移增，昂貴的地段不斷地被填加出來。新加坡亦不遑多讓，商業中心、銀行金融區的海岸線尤其義無反顧地往前追加；更順勢以填海方式圍建成可蓄水和供水的人工湖泊，並塑造出一個今日遊客必訪、以魚尾獅坐鎮的濱海灣環帶旅遊景點。東側新起的金沙酒店、南濱海公園、海底汽車隧道和飛越其上的高速公路，曾也是汪洋一片；數十年來的填海，填出一片砂礫荒蕪地，逐漸才開發成今天這個模樣。

香港與新加坡像對伯仲兄弟，都曾是英治殖民地，個性上看來相似，實質上城市的規劃和規範甫開始就相異；再加上往後的政治因素、課稅策略、商家與開發商的參與度

不同，導致數十年後的今天，兩個城市展現出迥異的成果。雙城不斷地自我改造，曾聘請過不少國際名師前來設計特出的建築物，部分還成為城市地標。香港高樓密集，夜裏燈光燦閃，自海上看去尤其炫麗，可媲美紐約曼哈頓島。可是，一個城市的獨有特色不僅於此。二十一世紀以來，當其他城市也迎頭趕上急速現代化，新國際式的建築模式在亞洲遍地開花。上海、北京在十數年間冒起的建築日新月異，



香港灣仔利東街舊貌：過去的「禧帖街」攘往熙來喧鬧紛雜，喜氣洋洋真有老華人辦喜事的味道

較新、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在各大城市都往前衝之際，新、港幾乎同時明白了一個道理：無論如何地超英趕美，蘊含最有「我城」味道的，其實是過去被一直忽略掉的老建築和老街道。雙城因為歷史背景相似，都存留了不少英國政府蓋建的維多利亞式行政和宗教建築，民間樓宇亦各有各精采：新加坡的南洋式店屋及串連成排、供遮風擋雨的五英尺闊騎樓，搭配它蕉風椰雨的天氣；香港陽台突顯的唐

樓及後加鐵花窗，還有滿街半空懸吊、橫飛至路中央的中文大字招牌。

眾裏尋他千百度的驀然回首，讓人再次回顧香港石板階台上的擺花街、三十年代建築詞彙的中環街市、鵝頸橋底下票友拉二胡啲啲在唱粵劇、阿婆拍打小人。香港畫家歐陽乃沾多年來持之以恆，以素描之筆記錄的這些民間尋常活動，成了香港街巷歷史的最佳見證。星洲鐵結構屋頂底下小食攤齊聚的老巴剎、微坡丘上各國籍貫的會館老厝、窄

街道旁的祠堂、古廟，不僅老建築僥倖尚在，可喜舊民風似乎也並沒有因為城市的現代化而熄滅。

獅城在上個世紀為了國際化，發展過程中拆除了不少老建築，即便復修老區，亦是強制性將原有居民和活動趕

遷驅走；首當其衝的牛車水和白沙浮夜市（原為水手、人妖半夜聚集之地），改建後原有人物去不復返，味道消失殆盡。而今第二代城市規劃者痛定思痛，從以前種種的錯誤領悟到，老區活化、保留古建築誠然可以允許新項目的進駐，首先卻務必尊重既有者。新加坡的馬來區和小印度

的慢改造，就比欲速而不達的牛車水華人城成功許多。現在復修城中的老會館區新舊都得以平衡，其中保留妥善的更有一條名為恭錫的安寧

老街道，街頭有所印度廟宇街尾有間準提宮觀音堂。除了家喻戶曉的煮咖啡店，幾乎無人不曉這條街也是高級的青樓煙花地。食色性也，煮炒攤和鄰近的食肆想必是衍生的副產品，都相安無事得以延續下去；街上精品酒店逐漸增多，鳳姐們逐漸淡出，仍有幾家夜裏亮紅燈招牌顧客，基本上街貌變換不大。

香港灣仔區的利東街（舊俗稱「禧帖街」）倒和恭錫街有幾分相似（雖非青樓區），都跨越在兩條大路（莊士敦道、皇后大道東）之間，都另闢了新天地；顧名思義「禧帖街」是選訂婚嫁禧帖的印刷街，就像不遠處建材和衛浴行業齊聚的駱克道，非常專一也專業。繁忙的舊利東街唐樓地面大多為紙張名片商舖，店後設有印刷廠。港味濃濃的老街自足自給，街上不乏提供簡餐的港式茶餐廳。

葬送一段城市歷史

可是如今不僅所有的禧帖老店和茶餐廳不知所終，兩排舊唐樓和招牌也完全拆除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西點式色彩、味同嚼蠟的假歐陸仿古名牌店和數棟高密度豪宅。利東老街的拆遷多年來在街上、在網頁上哀鴻遍野，負責策劃的香港市區重建局（市建局）宗旨不是「以人為本」嗎，這回卻無顧民意且硬得毫不動心，如此白白葬送掉一段城市歷史，恐怕難辭其咎了。